



# 爱尔兰咖啡

## Irish Coffee

蔡智恒 / 著 · 郭莉玲 / 图

寒冷的雨夜，男孩偶然走进城市小巷的咖啡馆。  
认真煮咖啡的女孩，令人心动，  
原来，爱尔兰咖啡适合思念发酵时的心情。

备受英国媒体注目画坛新锐郭莉玲  
以无比清新的笔触，呈现蔡智恒《爱尔兰咖啡》的深情魔力

知识出版社



# 爱尔兰咖啡

蔡智恒 著 · 郭莉玲 图

知識出版社



总编辑：徐惟诚

社长：田胜立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04-0332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爱尔兰咖啡：绘图本/蔡智恒著；郭莉玲绘。—北京：  
知识出版社，2004.1

ISBN 7-5015-4047-0

I.爱... II.①蔡... ②郭... III.①短篇小说—中国—  
—当代②漫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 
IV.I247.7②J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3）第126813号

策 划	张高里
责任编辑	孙莉莉
责任校对	马 跃
责任印制	张新民
装帧设计	Bluewind 谢顺富
出版发行	知识出版社
地 址	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：100037
电 话	010-68318302
网 址	www.ecph.com.cn
印 刷	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	700×880 1/16
印 张	8
印 次	2004年7月第1版 2004年7月第1次印刷
印 数	1-30000
书 号	ISBN 7-5015-4047-0/I·347
定 价	25.00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## 序

写《爱尔兰咖啡》前一个月，我常常坐夜车往来于台南台北之间。在夜车上无事可做，很容易将自己逼入一个不得不胡思乱想的状况。如果睡不着，我就构思《爱尔兰咖啡》的情节。累了就睡，醒了再继续想。不管是入睡或清醒，我的眼睛通常是闭着的。

因此我无法分辨，哪些文字是清醒时的产物，哪些又是睡梦中的呓语？

我只是依循记忆中残存的爱尔兰咖啡的味道，  
引领我走进爱尔兰咖啡的世界。

第一次喝到爱尔兰咖啡，是1999年的事。  
那时在我住的地方，巷口有一家简餐店。  
虽说是简餐店，却有个很不错的吧台，我每次走进这家店，  
目光都会被吧台上方悬挂的各式杯子所吸引。

因为近，所以我常常来这里吃饭。  
如果点了店里的简餐，还可以任点一杯餐后饮料——咖啡或茶。  
我不是个喜欢尝新的人，所以总是点蓝山、曼特宁之类较常见的咖啡。  
印象中爱尔兰咖啡总是躲在Menu的角落，似乎很怕被发现。

不知道常在外面吃饭的人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，  
我总觉得在Menu里，常被客人点中的餐或饮料，字体颜色会比较亮；  
而很少被点中的，字体颜色明显暗淡不少。  
这跟后宫妃子的气色一样，很少被皇帝临幸的妃子，气色比较灰暗。  
在那家店的Menu里，爱尔兰咖啡住的地方，看来应该是冷宫。

直到某一个下着小雨的冬夜，我从学校冒雨骑机车回来，  
经过这家店时，索性停下车，进去吃晚餐。

---

我记得我那天的心情不太好，把安全帽挂在后视镜上的力道很大，机车还因此而稍微晃动一下。

进到店内，才发现身上有些湿。坐下后，开始觉得冷。

我想我一定冷到脑筋结冻，所以点了一个从未吃过的餐。

选附餐饮料时，也干脆选择完全陌生的咖啡——爱尔兰咖啡。

我对那天吃的东西已不复记忆，只记得我是僵硬着一张脸吃完。而等待附餐饮料送上来的时间，竟比平时长得多。

正犹豫着要不要直接付账走人时，女侍者端着咖啡走了过来。

“先生，您的爱尔兰咖啡。”她微笑着说，“请不要搅拌哦！而且要趁热喝。不过要小心烫嘴。”

我很好奇，抬起头看了看她，她只是笑着说：“记得哦。”

我只喝一口，便闻到一股浓郁并带点异样的香气。

我是个听话的小孩，而且又担心这杯咖啡冷得快，所以一口气喝光。喝完，身上开始又温又暖。

好像已经武功大进，可以马上去解救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之危了。



我拿起杯子一看，看到两条金线、三瓣绿色酢酱草图案，和“Irish Coffee”的字样。

起身付账前，我突然发觉，我的脸已不再僵硬。

走出店门，拍拍我的机车坐垫，说声对不起。

回去的路上，脑海里涌上欧阳菲菲那首《感恩的心》。

我一共只喝过两次，那位女侍者煮的爱尔兰咖啡。

她第二次端上爱尔兰咖啡时，还是交代了同样的话。

但第三次点爱尔兰咖啡时，端上来的却是一个陶瓷杯子，还附上一根金色的小汤匙。

“这是爱尔兰咖啡？”我抬起头时，发现女侍者已不是同一个人。

“是呀。怎么了？”她似乎也很疑惑。

结账时，我试着问原来的女侍者今天怎么没上班？

“她调到早班去了。”老板娘说，“早上11点到下午6点。”

“喔。谢谢。”我没怎么放在心上。

只是提醒自己有空记得在下午时段来喝杯爱尔兰咖啡。

虽然我一向只在晚上进来这家店，但隔了一段不算短的日子后，我特地在下午，走进店内想喝杯爱尔兰咖啡。

端上来的，仍然是看起来很贵的精致咖啡杯盘和一根金色小汤匙。

我怎么也无法说服自己喝下这杯咖啡，起身走向吧台询问。

---

“她已经离职了。”老板娘说，“有什么事吗？”  
“那个……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“爱尔兰咖啡不太对。”  
“真的吗？”老板娘似乎很紧张，伸手招来吧台内的女孩。  
“我是照她写的做呀。”女孩从围裙内拿出一张纸条。

我瞥见纸条上写着爱尔兰咖啡的材料：  
爱尔兰威士忌、曼特宁咖啡、褐色砂糖和专心。  
煮法写什么，我就没看到了。

我猜女孩并未认真研究爱尔兰咖啡的煮法，或者觉得煮法太麻烦，  
于是直接把所有材料混合。  
其实那时我也还不知道爱尔兰咖啡的煮法，只是隐隐觉得不对而已。  
之后我仍然常去那家店，偶尔也会点爱尔兰咖啡。  
但却从未再看过爱尔兰咖啡杯。





我开始研究爱尔兰咖啡，并尽可能求教任何懂咖啡的人。每多了解爱尔兰咖啡一分，便越佩服那位女侍者一分。只可惜对我而言，她除了穿围裙、戴眼镜、绑马尾、总是叮咛要小心咖啡烫嘴外，并无其他印象。但我脑海里还是可以隐约浮现当初她在吧台内烤杯的情景。

当你知道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或各行各业里，总是有人认真而坚持地做着一件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时，你可能也会跟我一样，被感动。于是我写下了《爱尔兰咖啡》这个故事。

因为在故事中，我形容爱尔兰咖啡是种温暖的饮料，于是很多人也想寻找爱尔兰咖啡的温暖。但如果你不喝咖啡、不习惯酒，也许喝爱尔兰咖啡对你而言是种折磨。正如猫告诉狗说老鼠很好吃一样，狗可能会觉得受骗。

我在网络上连载完《爱尔兰咖啡》后，听说台北敦化南路刚好有一家名为“叶芝”的咖啡馆。于是很多读者写信询问我，是否就是我故事中所描述的那家咖啡馆。我觉得很巧，就像一个职业杀手在火车上碰见久未谋面的小学同学，而那位同学现在是刑警一样。如果因此让这家咖啡馆生意太好而造成困扰，我也觉得很抱歉。

---

很多人认为《爱尔兰咖啡》是我写作过程中，明显的分界点。我仔细照照镜子，似乎确实是如此。这么比喻好了，我在《爱尔兰咖啡》之前的写作，像跑步；之后的写作则像爬山。

《爱尔兰咖啡》曾与海峡两岸九位知名网络写手的作品合成一本书，在2001年发行，书名刚好也叫《爱尔兰咖啡》。我觉得僭越了，毕竟我只是作者的十分之一。如今终于单独发行，也可算是名正言顺。

虽然咖啡这东西在大陆并不流行，但至今为止，仍然有很多大陆的朋友写信告诉我：他们很喜欢这个故事。有人还送我茶叶，并叫我下次写写杭州的龙井、云南的普洱等等。我很感激也很感动。我会用热水冲泡这些茶叶，试着让茶香弥漫在我往后的作品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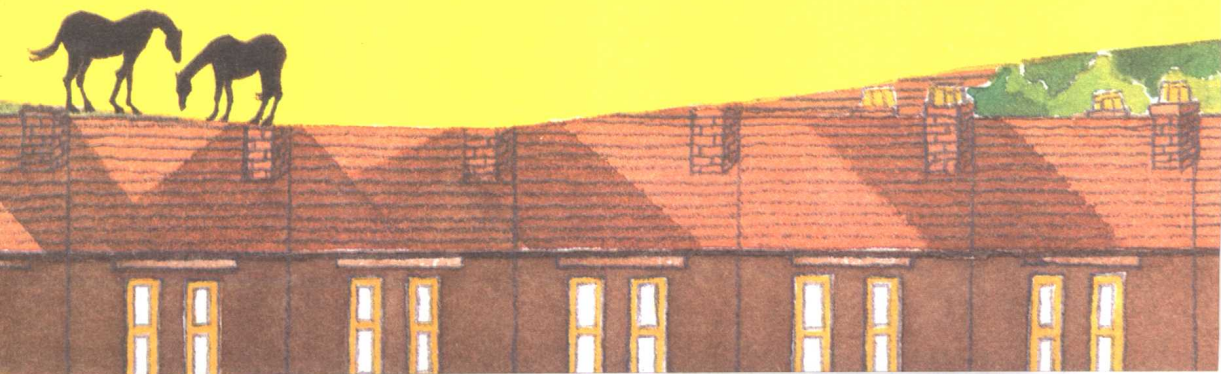


蔡智恒

2003年9月 于台湾成功大学

献给每个在吧台内认真煮咖啡的人

# Irish Coffee



“请问要点茶或咖啡？”

“咖啡。”

“请问您要哪种咖啡？”

“爱尔兰咖啡。”

“需要加眼泪吗？”

“啊？什么？”



其实我算是蛮喜欢喝咖啡的，但还说不上爱。  
会染上咖啡瘾，是因为念书时同研究室的学弟总会顺便煮一杯给我。





日子久了，咖啡对我而言便成了生活中必需的饮料。  
不过只要一离开研究室，我就很少喝咖啡。



毕了业，在熟悉的台南找了个工作。

那是个学术单位，我的职称是小小研究助理。

努力一点的话，会升成小研究助理，然后研究助理、专任研究助理、助理研究员、副研究员、研究员、专任研究员。

然后呢？我就知道了。

也许是超级研究员、非常厉害研究员之类的吧。

总之，职称一定会有“研究”两个字。

这个工作还算好，待遇也不错，只是缺了个会煮咖啡的同事。

基于自己煮咖啡需要买器材和咖啡豆的麻烦，我便顺势戒了咖啡。

我很懒，这点我承认。



